

學 生

現

形

記



光緒丙午閏月初一日付印

學生現形記

光緒丙午五月初一日發行

定價大洋三角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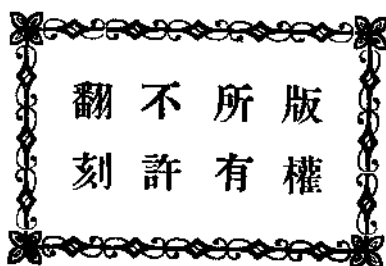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 遜 廬

校者 均 民

印刷者 樂羣小說社

發行者 樂羣小說社

分售者 各省書局



版權所有 不許翻刻

總發行 上海棋盤街 樂羣小說社

學生現形記

小說叢書第三

第一回 極樂國開創渾沌帝 剖驗所閱看游學生

狡獪人猿。儘遊戲大千世界。騙盡了紅塵俗眼。齊聲喝彩。錯認長房工縮地。真成精衛能填海。便英雄漢武也沉迷。魚龍駭。神仙技。從誰賣。蒼生禍。憑誰解。嘆腹書篝火。紛紜變態。斗米翻興。張角亂。方車甯免蚩尤敗。誓冀除雲霧。覲青天。銷遺害。調寄滿江紅。滿江紅。

話說南洋海島裏面。有个大國。名叫極樂國。因爲他國裏從古至今。都是守的一個得過且過的政策。聽說這個政策。是他們太祖高皇帝定下來的。這位太祖高皇帝。名叫渾沌。有人說是盤古之兄。有人說是盤古之弟。年湮代遠。就是史書上也無從查考的了。但從這渾沌開國以後。也不知換了幾多

朝代隔了幾多年月。他的政策。仍然是永遠不變。所以無論朝廷上下。沒一個不奉這極樂兩個字的。但是天下事就如把戲一般了。做皇帝的。賽如做了一場皇帝把戲。做官的。賽如做了一場做官把戲。做百姓的。賽如做了一場百姓把戲。內中有文有武。也有舉人進士的名目。不過總在把戲上見高低罷了。就是中了文狀元。也不過靠着之乎者也。中了武狀元。也不過靠着弓箭石。雖然之乎者也。也算文把戲上的一種。弓箭石。也算武把戲上的一種。但是把戲之中。又有把戲。這要把戲做的好。文的把之乎者也。搬得東倒西歪。一樣的也執掌文衡。武的把弓箭石。弄得七顛八倒。一樣的也高升武職。這是極樂園歷代相傳的制度。從前和世界上沒有交通。倒也相安無事。不料後來陡然被別國瞧見了。把他一個糊弄世界。直弄得個百孔千瘡。偏有一位直隸河間府的人。姓吳名夢胡。別號幼莊。本來是個府

學秀才。因為朝廷事事維新。不管甚麼國。只要旗子上畫的。不是條五爪金龍。便沒一處不派幾個學生。到那裏去游學。吳幼莊趁着這個機會。便備着許多銀兩。和他妻子柳月香商量停妥。搭着輪船。便向極樂國進發。纔進了極樂國的海港。只聽得兩岸上鑼鼓之聲。喧天震地。早有一隻海關上的划子船。前來查驗。查到吳幼莊這邊。打開了箱籠。那簽子手把鼻頭一嗅。便捧着肚皮。嘔個不了。原來吳幼莊雖然出外游學。那一種科舉的思想是從娘胎裏帶出來的。生怕着自己游學回來。科舉還沒有廢止。仍舊想靠之乎者也。博他一個舉人進士。耀祖榮宗。所以吳幼莊箱籠裏。帶着時務統宗。策論大全。以及近科直省的闈墨。宮做朝夕揣摩的秘本。便是甚麼目耕齋。八銘塾鈔。國朝才調集。也帶上好幾種。省得他日復八股的時候。倒反手脚生疏。把舊時的腔調。都忘記了。不料那個極樂國。雖然懂得不得策論。做不得八股。

但是他從古至今。都有一種遺傳的根性。鼻頭也很靈的。不管甚麼東西。到了他的鼻頭裏。自然分別得清清楚楚。當下那簽子手翻開這些書本。覺得一股酸臭之氣。直衝腦門。虧得旁邊站着幾個副手。見他這般模樣。知道是中了惡了。一个个都掩着鼻子。提起許多文章書本來。不由分說。向海裏便丟。吳幼莊跟踉蹌蹌的跟了出來。和那人商議。無奈來不及了。把幾年千辛萬苦。用的一套騙科舉的工夫。眼看着浪花一捲。不知捲到那裏去了。這裡簽子手也漸漸的有些蘇醒。便吩咐那些副手。替吳幼莊把箱籠物件。盡行搬到划子上。又把吳幼莊的辮子扣起來。押到岸邊一間土房裏面。將門拽上。吳幼莊進了土房裡。昏天黑地的賽過地獄一般。本來在家鄉的時刻。水烟癮頭是極大的。自從中國維新以後。覺得水烟筒種種不便。因此就把那嘖什子革命了。改良進化。另換着一種紙捲烟。並且紙捲烟裏面。單喫一種

強盜牌這番到了極樂國。以爲強盜牌的紙捲烟。是各處通行的。並沒多帶。喫到上岸的這一天。只贖得一二十盒。只穀三日之糧了。不料被那簽子手。瞧見了。早使了个五鬼搬運的小法。將那烟藏在一邊。害得吳幼莊在那黑闇地獄的中間。翻箱倒籠。摸索不到。十分着急。忽然把手向地上一摸。摸到一枝又短又圓的東西。歡喜非常。知道洋火已經用完了。便抓來安在嘴邊一嚼。嚼得滿嘴都是土腥氣。趕忙丟下。那時烟癮發了。眼淚鼻涕。一齊出來。正在沒處擺佈。忽聽得土房的門一響。幾個戎裝打扮的。跟着前番那个簽子手。點着火把。走了進來。吳幼莊低頭一瞧。那丟下來的一支紙捲烟。在地。下蠕蠕欲動。仔細一看。却是一條曲蟻。尾上已經嚼得稀爛。由不得一陣惡心。肚皮裏嘔出許多清水來。把那一干人。都赫得立腳不定。倒在地上。一同嘔了。你道他們爲甚麼又要嘔。原來吳幼莊。嘔出來的清水。那氣味又酸又

臭。就如前次箱子裏的策論入股一般的氣味。即幾個戎裝打扮的齊聲說道。好不好。便一個個飛跑出去。報知醫院。不多一刻。早來了三五个醫生。只是那些醫生。每人手裏。都挾着一把利刃。對吳幼莊仔細看了一眼。便說把他抬到解剖所去罷。那幾個戎裝打扮的。七手八腳。把吳幼莊撮弄出來。吳幼莊昏昏沉沉的。並不知走了多少路。到了一個所在。但見衆人將他放下。吳幼莊張目一看。原來是一座極乾淨的玻璃房子。四面安放著種種的器械。也有銼子。也有鋸子。都擦得精瑩澄澈。只聽見那幾箇醫生說道。你這人滿腹穢氣酸臭。不要是傳染深了。那還了得。於今沒有別的法子。只好把你的腸胃翻了開來。代你一洗便了。說罷便有動手樣子。吳幼莊聽了此話。不由得心也軟了。膽也寒了。骨頭也酥了。爬到地下。便一五一十的碰起響頭來。那醫生見得吳幼莊會碰響頭。不敢怠慢。因爲極樂國的風俗。這個

響頭。除掉皇親國戚。或者是在京供職的文武大員。在禮部學習多年的。纔會碰這響頭。尋常人却是不會的。因見吳幼莊這個模樣。只當他也是一箇貴官。倘然委屈了他。怕在國際的禮節上。說不過去。便恭恭敬敬的向他作了幾個揖。吳幼莊見那醫生前倨後恭。一時摸不着頭腦。便站了起來回禮不迭。那醫生却喜歡的了不得。把吳幼莊帶出了解剖所。那時早驚動許多閑人。齊聲喊道。看啊看啊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進鐵籠秀才露醜 相着金衣妖道倒威風

却說極樂國的百姓。紛紛圍到了剖驗所要看剖人。把那醫生倒嚇了一驚。趕忙從所中走出。和衆人商量。說明準於三日後。在公園裏。給大家觀看。到了那日。把吳幼莊裝在鐵籠裏。這鐵籠的周圍。約莫像愚園裏裝老虎的籠子一樣。內中安着一張書案。一張骨牌短凳。短凳的後面便是一張籐床。這

鐵籠足足有二三百丈的圍圓。外面搭着蘆棚。蘆棚外掛着一張紅紙寫的金字榜。當中是請看中國秀才六個大字。旁邊註的許多小字。是中國秀才有三件特色。一是時頭上的額角。恰好對着腳尖。成一個弓字式。二走路時規規矩矩。成一個方字式。三坐的時節頭腦不住的搖擺。恰恰成個戲臺上的蕩湖船式。四肚皮裏時時不住的轉念頭。轉一次念頭。定要豎一次眉毛。努瞪一次眼睛。恰好像個老鼠打洞式。五坐不定時。便向床上一歪。歪得像個僵蚕式。六倦時眼縫兒小得同一字一般。嘴兒呵得同饞魚喋水一般。兩手撐得同米字一般。七初次遊學。戴着一頂外國草帽。壓得頭上和銅盆一般。八新戴一副外國小眼鏡。兩隻手時時摸着。生怕有人挖眼睛的一般。九新穿着外國的衣服。手脚都呆木木的。和新嫁娘一般。十新學幾句愛皮西帝。遇着外國人講話。不管外國人是笑他罵他。都一句答應了一聲耶斯。

十一新買得一枝外國的手杖。提在手裏。像是个烟桿。又像是个叫化子的打狗棒。拘拘束束的。十分不自在。十二是無聊的時刻。便將手指不住的向鼻孔裏挖去。彷彿同開鑛的鑛工一般。十三是挖過鼻孔之後。不是用小指尖向耳洞裡挖。就是向牙齒縫上剔。有這十三件特色。凡蒙仕商賜顧者。頭等座每人洋銀十元。二等減半。三等又減半。這係格外克己的價目。特此申明。那天恰好是個禮拜日。看客極多。內中還有許多入外國籍的華人也拍着手在旁邊好笑。正在笑做一堆的時候。忽然走進了一個出雲國的人。姓過名大雄。原係出雲國的一個維新黨。奉了政府意旨。在這極樂國充當領事官。聽得極樂國待中國人這般的無禮。却抱着一腔義憤。走到鐵籠面前。拔起佩刀。向那看守鐵籠的人一指。早把那人嚇得五體投地。過大雄打開了鐵籠。將吳幼莊一把抓住。便向外面飛走。衆人看見這種樣子。摸不着頭

腦。除着幾個別國的商人。別國的領事官。想看過大雄如何發放這吳幼莊。沒有走開。其餘的那些本國人。早已一闕而散。就是華人入外國籍的。也之乎者也了。你想他們是本國人。不比華人是飄流異國。舉目無親。便眼睜睜的看着同胞的弟兄。被人欺負。沒心肝的。固然陪着嘲笑。就是有心肝的。手無寸鐵。也只好付之一嘆。或是放聲痛哭一番。或是照中國維新黨的老規矩。打封電報。到自己祖國裏。叫那些不恥不慚學幾句文明口頭禪的少年子弟。開個演說會。演說他一場。再不然。便叫那些報館裏的主筆先生。做幾篇痛哭流涕的文章罷了。怎樣連他們本是極樂國的人。也一般的沒用。雖然自己做事不好。但是冤各有頭。債各有主。爲何把好端端鐵籠裏貯的華人。平白地被出雲國的領事放了出來。也就不敢抵當。是何道理呢。原來這極樂國早三年前。曾經和出雲國打了一場惡仗。問起打杖的緣故。却怪極樂

國的一位皇后不好。這位皇后原係髦兒戲班子裏的名角。被極樂國大王選入宮中。十分寵愛。便把他封做皇后。那知他做了皇后。各事專權。從前他國裏的古法。只有太后垂簾。他却改做了皇后垂簾。因為沒做皇后的時刻。結識了許多豪傑。那些豪傑。都是戲子出身。拳棒打得極好。並且還有一個老師父。號叫鐵板道人。這鐵板道人。鍊得身體像鐵板一般的堅硬。其實就是世俗相傳的鐵布衫。湊巧那年遇着一箇鄉裡的田戶。打死了一隻獵狗。也是出雲國不好。硬要把那田戶問個抵罪。抵了罪還不算。還要極樂國的國家。賠出一萬銀子。替他那隻死去的獵狗。立座碑。做一箇爲國流血的記念。極樂國王慌的手忙腳亂。殺個把百姓。本來和鷄犬似的。倒還沒有甚麼。只要緊是拿出一萬銀子。還要替那死狗立碑。有些難堪。回到宮中。悶悶不樂。被這垂簾聽政的皇后再三追問。纔把以上的情節告訴了。皇后不聽猶

可。一聽之下。登時倒豎蛾眉。圓睜鳳眼。指着大王大聲罵道。虧你這無用的昏君。受了人家這般的挫辱。還只管呆頭呆腦的。把自己的熱面皮。護人家的冷屁股麼。甚麼賠款不賠款。爲今之計。只有背城一戰。把他一千的烏人。殺得個落花流水。他便知道本國的威名。那大王聽了這話。只管搖頭。皇后恨極。伸手一個巴掌。向大王臉上打去。那知道準頭不對。打在寶座外邊一座穿衣鏡上。皇后越發大怒。便拚着身體。向大王那邊撞來。被大王抱在懷裡問道。皇后你爲甚麼這般着惱。娘娘被他一問。話也說不出來。嗚嗚咽咽的放聲大哭。把他大王的心哭軟了。自己舉起手掌。向臉上左右開弓的打了幾十個嘴巴。打得自己也哭起來了。皇后聽見大王也哭。心上越發的難受。自己先止住了哭。對大王道。於今你也不用哭了。好歹你早些給我一個棺材。免得被人家把江山奪了去。弄得死無葬身之地。那大王聽他說到不

用哭。賽如得了赦旨一般。哭也止了。問道：娘娘有何高見。還是給他銀子。還是給他打仗呢。娘娘嘆着口氣。站起身來向空禱告着道：我的混沌皇帝。你在九天之上。阿知道你的元孫。被人家欺負到這箇田地麼。你若是果有神靈。我雖然是婦道之家。卻情願替你元孫。吐一口不平之氣。只是你却要於暗中呵護。事纔有濟呢。禱告完了。便吩咐他大王。出一道討出雲國的檄文。便把自己拜了个都督大元帥。及至領了都督大元帥的金印。便把鐵板道人召來。做了軍師。又把自己向來的姊妹行中。遴選了許多武藝高强的脚色。領着甚麼紅旗隊。藍旗隊。綠旗隊。黑旗隊。按着各種旗的顏色。渾身上下。便着那種顏色的衣裳。倒也如火如荼的。十分嚴肅。到得開仗的那日。皇后領了許多女將在帥臺內登壇誓帥。鐵板道人帶着兵馬。臨陣指揮。不料三聲礮響。一顆小小的開花彈。恰好從鐵板道人的肚臍眼裏。打到了背後。

的脊骨登時倒地。衆人見軍師死了，一個個都轉過頭來，直擁擠到帥臺裏面，把帥臺也踹倒了。皇后知道勢頭不好，趕忙回到宮中，拉他大王一同上馬，向東南一路逃走了。這裏出雲國的兵馬，闖進京城，檢點極樂國軍士的尸骸，都暗暗驚訝，說爲什麼槍彈都從背後穿進去的。因此大家傳說，把極樂國題上一個綽號，叫鐵背國。畢竟皇后的手段高強，打發了一位心腹大臣，和那出雲國訂了幾十條和約，特地勸他大王，下了一封詔書，把那打死的獵狗，封了個一等肅敬伯之職，賞他頭等第二寶星一座，派着幾箇工匠在本國裏立了一座碑，鑄了一箇銅像，立個祭壇，吩咐地方文武官員，每逢朔望向各廟拈香之後，便到碑前一齊行禮。至於賠款一節，自然比起前番，加着不知幾何倍數了。自從那番挫折，後來見出雲國人的汗毛，都當做珊瑚玉樹一般，任憑那樣的作踐地方官，那樣荼毒地方上的百姓，這極樂

國的政府。總守定三个字絕妙的口訣。你道是甚麼三个字。却是瞎拍殺三个字。怎叫做瞎。是不管躊躇到那个地步。都賞他个目無所見。就是俗話所說的眼不見爲淨。這便叫做瞎。怎麼叫做拍。是不管出雲國的貓兒狗兒。只要掛着出雲國的旗號。都當馬屁一般兒拍去。一次拍不上。便二次。二次拍不上。便三次五次。十次八次。千次萬次。都賞他个極力磋商。這便叫做拍。甚麼叫做殺。是不問動了出雲國的一草一木。都當做十惡大罪一般的凌遲梟斬。這便叫做殺。既然有了這瞎拍殺的政府。那些地力官和地方上的百姓。誰人敢來違拗政府的意思。所以這次過領事放了華人出來。竟沒一个人敢前來阻擋。非但沒人阻擋。一个風聲吹到政府的耳朵裡。早嚇得个魂不附體。這邊過領事把吳幼莊引到衙門裏。和他叙起同文同種的情義來。吳幼莊自然是感激萬分。倒身下拜。過領事連忙攔住。說道。吳幼莊。你莫胡